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鄭証因

批校 葉洪生

鷹爪王

三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鐵馬

三

原著 鄭證因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1 · 0724

· 8404314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鷹爪王（第三冊）

著者 鄭 證 因

批校者 葉 洪 生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〇一六—二三一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—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定價：全七冊新台幣八四〇元

第二十一回 幫匪舟襲鷹爪王試擒龍手

鷹爪王率甘忠、甘孝，駛葉扁舟，飛駛江心；匪黨狡詐，竟用金蟬脫壳計脫身。鷹爪王已識破詭計，便隨即低聲向身旁的甘氏弟兄們道：「怎樣？果不出我所料吧！匪黨竟跟我們暗較量上手段，我們倒要看看匪黨的手段怎樣高法！」隨即喝令船家，趕緊撥轉船頭，要追那隻才過去的快船。

船家聽了不禁皺眉道：「客人，您這是怎麼回事？您可得講個明白，我們這麼行東忽西的，沒有準方向，我們可不會這麼使船。並且不怕爺台您生氣的話，就像方才那麼追趕人家那隻風船，就不大合適。長江一帶的船幫情形，您大約也有個耳聞，這種船幫不是輕易招惹得。我們這種漁船是跟他們客船不同幫，所以還可以由著爺台。不過您老到了地方下船走了，我們的船可離不開水面上；真要是過於開罪了他們，我們往後就不易再在這一帶碼頭上立腳了。」

鷹爪王忙道：「船家不要囉嗦，你照著我們的話辦；不僅船錢加倍，有了意外的損失，全由我們負擔，現在由不得你了。你趁早別誤我們的事，誤了我們的事，你擔不起。」管船的了想，他們不離開船，說甚麼也不聽，自己一點辦法沒有，索性豁著去了。立刻撥轉船頭，向

港岔子外駛來。

這時竟自起了夜風，掀的水面上起了波濤。鷹爪王查看江面上四下靜蕩蕩的，沒有別的聲音，只有「颼颼」的風聲，和風吹水浪，浪打船身。在星月微光之下，水面上被船衝起兩道水花，再找那隻船已沒有踪跡。

甘孝道：「堡主，我看那匪徒或許已知您是清風堡堡主，不可輕侮，他們故意的折向來路逃去。若不然那船又沒有風帆，何致這麼一會就逃得無影無踪？」

鷹爪王略沉吟向甘孝道：「你估料倒也有理，不過你是過於看輕了匪黨。他們這種狂妄匪徒，焉肯就這麼甘服？我看他們不只於不肯逃走，還怕另有什麼陰謀。好在這次我是故意引逗露相，我好從中探查他的巢穴。」說話間鷹爪王帶甘忠、甘孝走進船中，略事歇息。

甘忠給堡主倒上一盞茶，師徒談論起鳳尾幫這班黨羽全是作惡為非慣了的，全都是慫不畏法，將來絕難在江湖上立足。正說著話，那船頭上守望的夏侯英匆匆走進來，道：「堡主，你快來看，這些船來的路道只怕不對！」

鷹爪王和甘忠、甘孝匆匆出船，夏侯英用手往前面一指，道：「你看那江面上。」鷹爪王攏目光往前看時，只見影影綽綽是三隻，逆流如飛而來。船走的是逆流順風，依然很快，船頭的浪花衝起多高。鷹爪王囑咐甘忠、甘孝要多加小心，不要大意。這時再看來船，走成了品字形，頭裡兩隻船並行，中間隔開有一丈五、六；稍後，當中一隻船，離著前兩隻船有兩丈左右。鷹爪王喝聲：「好陰毒的匪幫！我要教你們這班鼠輩得了志，我枉稱淮上大俠了。」

二寫水上攔
截法。

管船的一看來船的情形也不對，遂高喊道：「來船往邊上貼，我們這順水船可收不住勢。嘿！管船的，怎麼裝聽不見呢？喂！說好的你不懂，你們這是跟師娘學的使船啊！」但是任憑怎麼叫喊，來船總不理會。管船的只好往左推舵，教船頭往右撥頭。那知這裡往右撥頭，來船是故意的也把舵推往右撥頭，是誠心想往這漁船撞。

這次漁船連管船的帶水手全驚叫起來，管船的叫道：「爺台，這回送了我們忤逆不孝了！這來的這三隻風船，用品字形是想把我們連船帶人一塊毀！這是用前邊兩隻船夾著往一處擠著撞，後邊那隻是容前面兩隻擠上，從後邊向船尾一撞。咱們這麼小的船身，不散了也得撞裂了，頂輕了也得被它撞沉了。」

當時船家水手嚇得面如土色。鷹爪王哈哈一笑道：「管船的，你也太沒見過甚麼了！俗語說的好：『該著河裡死，江裡淹不煞，死生由命，富貴在天』。這算的了甚麼？他們想毀咱，未必那麼如的了意吧！」當下船家也顧不得再管別的，自己想自己逃命的法子要緊。

鷹爪王來到船頭，看了看江面上形勢，急向這身旁侍立的甘忠、甘孝問道：「你們兩個人誰帶著暗器了？」甘忠答道：「我的三稜鏢和他的袖箭全現成，您老用甚麼？」鷹爪王道：「連鏢囊給我。」甘忠趕緊把鏢囊摘下來，遞了過來，鷹爪王跨在右肩頭左肋下。當下也不過剎那之間，鷹爪王立刻回頭向船家招呼道：「管船的，把心神放穩了，不用駭怕。有老夫在，尚還保得我們全船的性命。」叫管船的往裡攏舵，船頭往外展，把風篷落了。

那管船的有些遲疑錯愕，對於鷹爪王的話聽著不大明白是甚麼意思。事機危迫，不能稍緩，

遂厲聲道：「要命想活著，趕緊按我的話照辦，敢背我言，是自尋死路！」說到這，立刻腳尖一點船頭，施展輕功絕技，「蜻蜓三抄水，燕子飛雲縱」的功夫。身形如巨鳥騰空，向來船右首那邊撲去。

但見他身形往那船頭上一落，一個旱地拔葱竟竄上桅竿。單臂捋住了桅頂子，用右掌把那風篷的繩子全捋斷。這架兜滿風的船篷，「撲嚕」的竟自猛落下去；船上的匪黨一陣嘩噪，鷹爪王仍然盤在桅竿上。這時那兩隻風船竟又竄到頭裡，自己那隻漁船已然斜著往外撥頭。

鷹爪王向下望了望，見著腳的這隻船上，水手們雖是嘩噪，可是並沒有主持之人。鷹爪王那把他們放在心上？看了那兩隻船，雖則竄在頭裡，可是酌量著鏢的力量，還夠的上；遂運足了腕力，抖手一鏢，照著那第一隻船桅打去。一點寒星，「砰」的聲竟把這船的繫篷的繩子穿斷，風篷也隨著落下來。來船是順風逆流，走得越快，浪的水力越大。這種猛落風篷，其勢極險，逆水的力大；這隻船「咻」的打了橫，被浪衝的船艙上全是水。

就在同時，那第二隻船桅篷也被打落，兩隻船擠在一處，立刻停在江心。鷹爪王在船桅上一聲長嘯，在這種風濤的深夜，好似巫峽裡鶴唳猿啼，隨向自己那船高呼聲：「拋錨！」

甘忠、甘孝和夏侯英雖說知道堡主為淮陽派掌門人，究竟這種水面上不比陸地，一切全受牽制。船才跟匪錨錯一頭，已令管風篷的水手，把風篷往偏處扯了一扯；風篷行船，極靈！船行稍慢。就在這一勒的當兒，堡主已然得手。聽得堡主高喊停船拋錨，夏侯英更較水手們手快，立候把錨抓起，「撲通」一聲拋下錨頭，漸漸把船停住，只是這小船離開還有三丈左右。再看

匪船，堡主已落在最後這條匪船上，巍然站在船頭，面向著艙口。

鷹爪王既破了賊黨的狡計，怎還不退下來呢？其實鷹爪王是另有打算。知道這班匪黨，恃有援兵，定敢再接再厲的跟自己較量。他們未必準想要自己的命，可是自己也不能過下毒手；因為既然已來到匪幫老巢的切近，指日間就能與他們龍頭幫主一決輸贏，那時兩派才能分存亡榮辱；此時若是多殺一名幫匪，就是入虎穴時多樹一個強敵，故此應付這班匪黨，頗費周章。鷹爪王要想殺戮他們，不過一舉手之勞，可是絕不肯太下毒手。鷹爪王可知道，不離開水面，絕不算完，還是得把這場事解決了。遂看準了他們最後的這隻船是主船，立刻落到船面上。

當時鷹爪王在船頭上一落，只見從船艙中「颼」的竄出一人，腳尖一點船板，竄入水中。只這一瞥之間，見竄入水中這匪徒，好似在那裡見過，一時想他不起來；跟著從艙中又竄出兩個匪徒，一個三旬左右，一個二十上下，全是短衣襟小打扮，手中倒是沒帶兵刃。出得艙來，向鷹爪王道：「老頭兒，你是那道的朋友？江面上行船，如何把我們的船篷拆落？你大概是飄子錢的老合，想在這趟線上開爬吧？」

指水賊下手
作案。

鷹爪王巍然站在那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朋友，別跟我王道隆弄這一套！你們是幹甚麼的，我是幹甚麼的！江湖道上朋友，走在天邊上，也得用本來面目。我請示尊駕，我到鳳尾幫踐約赴會，是好朋友的行为，尊駕竟用這種陰險手段，要把我等折在中途，這實在有點不夠朋友。我要領教舵主您的萬兒？」

那中年的漢子道：「官河官路，各走各的；黑夜行路，各憑各的本領。船沒撞上，你就仗

著有兩手功夫，任意的賣弄；朋友你欺負我們這種老實買賣商人，只怕這趟線上有不教你欺負的。相好的，你還不下船等甚麼？」

這個中年漢子的話未落聲，那個少年，猛的往前一上步，喝了聲：「下去！」話到人到，身隨掌走，竟用的是「黑虎伸腰」雙掌向鷹爪王撞來。這一手掌勢非常重，非常快！

鷹爪王一聲冷笑道：「來得好！」身形連動也不動，容掌風已沾到身上，倏的用了手「倒翻金蛟剪」，雙掌往這少年的腕上一搭，往外一盪，給撥的少年兩臂齊張；鷹爪王雙手駢食中二指，分向這少年的「三里穴」上，點了點手。就這樣，少年的兩隻胳膊，垂下去，不能轉動。

這時那中年壯漢，倏從側面襲到，突喝聲：「你還敢傷人？」隨著一個「進步崩拳」，向這位淮陽派領袖打過來。鷹爪王已點傷了那少年，見那中年漢子從側面船舷進招；鷹爪王順勢往右滑半步，「金雕展翅」右掌只用了四成力。「砰」的擊在少年的「萬蓋穴」上，少年仰身倒去。左掌隨著往外一展之勢，正點到中年漢的「靈台穴」上，指尖堪堪戳上。這匪徒竟識得厲害，准知道封閉全來不及了；猛然往後一仰身，用小巧的功夫，用了手鐵板橋，全身往後一倒，身形一躍，撲通的滾下船去。這一手倒真是出其不意，只見水花一翻竟從水中冒上來，踩著水露出肩頭。鷹爪王方要用話譏誚，只聽那匪徒道：「相好的，有本事，跟你舵主水裡比劃，你還不下來涼快涼快等甚麼？」

鷹爪王知道匪徒不懷好意，猛然一揚手道：「你先嘗這個。」匪徒疑是暗器，往下一沉，立刻不見踪跡。這個鷹爪王一下腰，把那少年匪徒便攔腰挾起，一聳身，竟從這隻船上躍上了

漁船。這時，那三隻賊船，有兩隻全有水手出來，用槳盪著，掉轉船頭要往下游走；只那隻匪首所用的船，此時好似無人主持竟在江心轉動。

當時鷹爪王挾著匪徒，飛登自己這隻漁船，向船家招呼道：「趕緊扯足了風篷往前趕路。」管船的見鷹爪王竟具這麼好身手，自己這才死心地把全船的生命財產付與了鷹爪王。這時甘忠、甘孝把這少年匪徒捆上，向師傅請示怎樣安置他？這時船已走開，鷹爪王道：「就把他放在船頭。這種無名小卒，在鳳尾幫中，也不過是一名不足輕重的小輩，船攏岸時，把他瓢摘了祭龍王就得啦！」

那匪徒一聽竟拿他當作小卒，本來少年性情最怕人看不起他，遂厲聲說道：「瞎了眼的匹夫，你拿我混江龍崔倫當作甚麼人？這怨你崔舵主把你看的太輕了，一撤招栽在你手裡，殺剮存留，任憑於你。」

鷹爪王聽出這匪徒的身分，這才安了心。自己只怕他是一名小卒，自己這一船七人，就真個危險了；他是鳳尾幫一家舵主，在他本幫已有身分地位，只要拿他作要挾，正可以藉以保全全船的安危。遂冷然說道：「朋友，這一說你在鳳尾幫也掌著一舵了。朋友，我們有言在先，我看你們同夥弟兄，還要暗算我；朋友，你的死活可全在你自己同夥弟兄的義氣了。他們只要再來暗算我，只有拿朋友你開刀了。」

說到這，令甘忠、甘孝弟兄兩個用刀監視著這幫匪混江龍崔倫，並囑咐弟兄兩個不要被他滾到江裡去，水中尚有他的黨羽潛跟著。甘忠、甘孝答應著，夏侯英提刀警戒後梢，這隻漁船

瓢者，腦袋也。

三寫水上攔截法。有同樹異枝、同枝異果之妙。

把風篷扯足，寂靜的江面上，別無船隻來往，任意飛駛。不一時，走出約有里許，回頭看了看，那三隻匪船全落後老遠的，影影綽綽，只看見三個黑點，慢慢移動。鷹爪王想到匪徒從水中逃去，若想動手，必早已發動；就是水性好，也不能跟這種小船一樣快。看情形大約匪黨因為追趕不上漁船，只得罷了。

這時船走在一個港灣子，形勢愈發荒涼險惡；江面也窄了，兩邊全是一望無際的葦塘。這種地方正是綠林豪強出沒之地，鷹爪王囑咐小弟兄要小心戒備。正往前走著，突然從迎面又現出兩隻風船，並沒扯風篷；每船上六名水手，兩邊船舷，一邊三把輕槳，船走的還是照樣輕快；趕到來到了切近，兩隻船竟自並行。這一來港灣子又窄，三隻船若是並排著，就得著意的躲閃了。可是這兩隻船竟漸漸的停槳不前，這邊船上才要招呼教他讓路，突聽得東岸上「吱吱」的連響了兩聲胡哨。鷹爪王立刻吩咐趕緊拋錨，船家把船停住。突見從東岸的葦塘颼颼竄出兩個夜行人，兔起鶻落的已到了對面的船上。兩個夜行人身形站穩，左首的夜行人發話道：「來船別想走了，咱們就在這兒算算賬吧！」

在這夜行人發話的工夫，見兩船後舷一帶，「嘩啦嘩啦」的一陣水響，恍惚似有兩三個下水的。鷹爪王立即走向船頭說道：「道上的朋友，你攔路邀劫，究竟是打算怎樣？王某不才，朋友你賜教吧！」那夜行人道：「你來到這條線上，仗著有幾手功夫，竟自毀損我們船隻、扣留我們弟兄。你趁早把人先交出來，還許教你多活幾時；你只要說個不字，管教你後悔不及。」

鷹爪王道：「我王道隆此來，會的是成名露臉的英雄，你們這群無名小卒，敢捋虎鬚，不

過自取其辱！」剛說到這，突然船旁水聲一響，兩邊水中各現出一人，手攀船舷招呼道：「老頭兒，別這麼張狂！你有本事，下來跟爺們比劃比劃，這裡涼快。」

鷹爪王見果不出所料，匪徒們這是成心想折自己一下子，立刻怒焰陡熾，一聲斷喝道：「鼠輩倚仗著你們識些水性，竟敢這麼藐視老夫。你們還不給我退去，老夫可要無禮了。」鷹爪王話沒落聲，甘忠、甘孝喝了聲：「著打！」一邊是三稜鏢，一邊是袖箭，聲發暗器到。兩個水寇往下一坐水，沉入水底；跟著六尺外水花又一翻，兩個水寇又從水中冒出來，招呼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用暗器傷人，二太爺是沒法子教你們喝點湯，二太爺們就枉在江湖道上立足了。」

鷹爪王厲聲說道：「好，有本事你儘管施為。」說到這一俯身，把那被擒的少年混江龍崔倫抓起來，向水中時隱時現的兩水寇道：「鼠輩！你們的詭計，老夫盡知，不過是想毀掉我這隻漁船。你們敢動我這漁船一指，我先把你們這位崔舵主劈了；拿他這條命換我這隻漁船，怨不得王某手狠心毒了。」果然那兩名水寇不敢立刻下手。對面的船這時相隔有兩丈餘遠，站在船頭的兩名匪首，見對手的船竟用本幫的崔舵主作為要挾，使自己計不得逞。

左首匪徒，見鷹爪王有恃無恐的情形，遂向右首船上的同道一商量，竟要假手敵人，除了崔倫。因他是本幫新進的弟兄，論資望夠不上掌舵，恃有總舵上的奧援，竟被派掌西路巡江舵主。小人得志，素日這種氣燄冲天，傲視同道，實令本幫資望老的弟兄們敢怒而不敢言；此時船上這兩個夜行人，全是巡江西路舵主，兩人商量，要乘機會公報私仇，就想不管這崔倫的死活。向水中的兩寇說道：「併肩子，動手吧！崔舵主是本幫的鐵錚錚的英雄，死生絕沒介意，

先把他們翻到龍窯裡再說。」跟著又回頭向自己船上招呼了聲：「凡是通水性的，全抄傢伙下水。」

這一招呼，立刻「撲通撲通」一連跳下五個去，水花四濺，全撲了鷹爪王這船。鷹爪王一看這種情形，不傷人是不行了，遂向甘忠、甘孝招呼了聲：「幫助船家把船往岸旁靠，告訴船家，船糟踐了，我們賠償。」

就在說話吩咐說當兒，本船上水手嚷道：「壞了，匪徒已動手破壞船底，這隻船要完！」鷹爪王哈哈一笑道：「大膽匪徒，欺我太甚。」隨手把這崔匪往起一舉道：「朋友，我王道隆並無殺你之心，只是你們同黨不能相容，把你的死生置之不顧，王某焉能再容你逃出手去？」說到這要把這崔匪投向匪船摔死。

就在這危機一髮之時，突見從下游水面上，如同一隻巨魚似的，如飛駛來，其行如箭，轉瞬間已到了匪船後兩三丈遠。近見是一條梭形巡艇，上面有人高叫著：「有淮陽派的人，趕緊答話，幸無自誤。」

在喝喊聲中，那梭艇上突的飛起一條黑影，往左首這隻匪船上一落；一騰身竄到艙頂子上，又高聲斷喝道：「有幫主諭令西路十二巡江舵主，淮上清風堡主踐約赴會，所經各處伏椿暗卡，不得任意的攔劫淮陽領袖清風堡主。有違幫主之令者，即以違反幫規論。」

船上的兩個匪徒，全一斜身，向艙頂的來人，彎背躬身，極為恭謹。這時鷹爪王也因為來人的話聲，把那崔匪放下，未下毒手。這時艙中已被水賊從水底鑿漏，水手們忙著堵塞。幸而

這時幫主的命令已到，船上的匪首，一面打著胡哨，一面令手下黨羽下水，阻止水中匪黨不得再毀敵船。這時鷹爪王丁字步一站，拂髻挺立船頭，靜觀敵船的動靜。

這時對面艙頂子上的匪徒飄身落在船頭，向這邊抱拳拱手道：「淮上清風堡主請了。在下名叫玉面仙猿譚永壽，奉敝幫武幫主之命，特來迎駕。請王大俠趕緊辱臨敝舵，武幫主已經度候多時了。這裡有名帖一紙，請老俠客過目。」說到這，往後退了一步，往前一趕步，腳點船板，飛身竄上了漁船。

鷹爪王絕不閃避，故作迎接，雙掌暗把門戶封住，一掌應敵，一掌護身；趕到這幫匪往船頭一落，那身形輕飄飄恰如飛絮飄絲。身形站穩，來人右手往左手背上一搭，向鷹爪王道：「在下奉敝幫幫主之命，前來迎駕，現有名帖一紙，謹代呈遞。十二連環塢自武幫主以下，全恭候駕臨。王大俠所擒我們同道，能否賜還，絕不相強。我在下得回舵交令，還望王大俠立刻示下？」

鷹爪王隨手把來人舉著的名帖接過來，不暇細看，向來人道：「王某絕不作趕盡殺絕的舉動，只為實逼此處，不得不然。朋友你既肯以禮相待，我焉能不盡江湖之誼。這位弟兄，請尊駕帶回，至於此次開罪於貴幫同道之處，是非由誰而起，朋友你一問即明。」說到這，伸手把這崔匪的綁繩解開，崔匪立刻挺身站起，活了活手腳，向鷹爪王道：「我們今夜之事，絕不敢忘！我們幫主已有令到，暫時罷手，後會有期。」說到這挺身一縱，竄上自己船去。

這位傳令的幫匪也向鷹爪王一拱手道：「十二連環塢，恭候駕臨，在下告辭了。」話聲一

落，一個怪蟒翻身，身勢往下一縱；左掌從右臂彎裡往外一穿，身隨掌走，並不往高處縱，身勢竄出去。走的一條直線，往他們船上一落，腳尖撩起船板。

鷹爪王見這玉面仙猿譚永壽竟用的是「龍形穿手掌」，這是八卦遊身掌中的上乘功夫，鳳尾幫中居然有這種武林罕見的高手。此人業已自報姓名，自己竟不認識他是那路綠林道的門下，實覺著有點輸眼。這時幫匪往船上一落，在船上等候的匪眾住前湊過去；看情形對此人頗為恭謹，沒想到此人竟說了聲：「毋得多言，速歸本舵。」跟著縱上梭形小船，鼓槳如飛而去。

再看水中的匪黨，全相繼登船，掉轉船頭，向來路駛去。一剎那幫匪的人船盡渺，只賸得荒江寂寂。在汹濤險浪中，鷹爪王憑一身絕技退了幫匪，可是把船家已驚得胆裂魂飛！那管船的和水手們已嚇得全藏在後艙，此時見匪船已走，大致也聽出暫時可以算脫險了，才敢相繼出艙。

管船的向鷹爪王招呼道：「老爺子，您老這麼照顧我們，我們實在無福消受！一個運氣不濟，就許連命搭上。老爺子，前途還有波折沒有？老爺子別再冒險了。」

鷹爪王正色道：「管船的，不要抱怨，事出意外，誰敢預料。不要嚇怕了，前途沒有一點事。我絕不教你們跟著白擔驚駭怕，我要另外給你們一筆錢，備酒壓驚；就連修補船底，耽誤買賣，全由我包賠，這總行了？」管船的一邊搭訕著，一邊隨著鷹爪王走進艙來。夏侯英已把熄滅的燈燭重行點上。鷹爪王只把手中的東帖一瞥，上面只是一行，核桃大的字是：「武維揚薰沐載拜。」鷹爪王隨手把紅柬帖揣到懷內。

管船的卻問道：「敢問爺台，跟這群水賊可是早就有仇，還是無意中看出他們全是匪人，要捉住他們到官領賞呢？」鷹爪王微把頭搖了搖道：「管船的，事已過去，你無須打聽了；打聽這種事，於你沒有一點益處。你去督率著水手們，趕緊到雁蕩山吧！」

管船的見客人不肯說，自己那敢再問，遂退出艙來。這時甘忠、甘孝和夏侯英湊到堡主面前，計議下船後入手的辦法；鷹爪王一一囑咐了一番，在艙中歇息了會兒。水手們又給燒了水來，爺兒四個吃茶淨面，精神振起。

鷹爪王出得艙來，往江面上一看，只見水面上起了一層薄霧，仰望天空，東方已微現曙光。工夫不大，天空一片片白雲，停在空中，好像一片片的魚鱗；又走出里許，天已大亮，東方天空，湧起一片紅雲，燦爛如錦。這時一看江面上，頓顯著不似夜來那種死氣沉沉荒涼的景色。遠遠望去，沿著東岸一望無際的農田，宿露未消，一行行的桑林，枝條桑葉上全掛著露珠；再往前走有那一隊隊的漁船，冒著輕煙薄霧，已散佈江面上撒網捕魚。沿岸不時也見著鄉農的竹籬茅屋，又轉過一個港灣。

管船的用手一指，招呼道：「爺台您看，那就是北雁蕩山了。」師徒四人順著管船的手指處一看，見遠遠的一座迷濛的山影，有霧氣裹著看不真切。鷹爪王道：「管船的看是看見了，大約最近也還有十幾里吧？」管船的道：「還多，我算著總有一、三十里，這就叫望山跑死馬。」鷹爪王點點頭。

不一刻旭日東升，晨光照眼，江面上清波奔放；襯著那江岸上的碧綠的田疇樹木，美景無

邊。江上船隻來往的漸多，到了辰牌時候，已到了雁蕩山東山下一處港口。見這一帶好個繁華的碼頭，沿著碼頭一帶，停泊著大小的船隻；也有商船，也有漁船，不下百餘艘。岸上人聲嘈雜，凌亂異常。這時船家把船靠了岸，鷹爪王付了船價，加倍的補償船家的損失，船家水手全十分感謝。

鷹爪王率領三個少年弟子到了岸上，只見這裡商賈輻輳熙來攘往。這裡地名是天然港，敢情還不是分水關。這位淮上清風堡主徐步入街頭，向街上一查看時，只見這一帶多是絲棉稻米的商肆，地方上殷富可見一斑。鷹爪王遂率著甘忠、甘孝、夏侯英走進街來。

這師徒四人，澈夜的與匪週旋，饑渴交併。鷹爪王向夏侯英等道：「我們找個飯館進些飲食，回頭再探聽道路。」小弟兄們正合心意。走了不遠，這鎮甸的街西正有一座酒樓，字號是「望江樓」，前面臨街，是五間門面。這一帶的酒樓全是茶酒兩賣，臨街的一溜竹窗全支起；有幾個座頭全是吃早茶的，因為時候尚早，裡面沒有多少客座。鷹爪王遂走進了望江樓，堂倌迎著問爺台是吃茶吃酒。鷹爪王道：「我們茶飯全得在你們這兒用。」堂倌見有油水可揩，立刻笑臉相迎的說道：「爺台們請上樓吧！上面又涼爽又清靜。」

這爺四個遂隨著堂倌騰騰的上了樓。鷹爪王一看樓上果然雅緻涼爽，見北山牆窗子也支起，隔窗一望，直看到港口江面，果然名副其實。這爺四個，遂在北窗口的座頭坐下，先教堂倌泡上茶來，師徒四人飲茶小憩。這樓上除了鷹爪王，靠臨街的窗前只有兩個吃酒的客人。這爺四個教堂倌給配了幾樣酒飯菜，鷹爪王自己要了一壺本省名產的陳年花雕，賞覽著天然港江邊的